

## 端午是个惹人思念的日子

□ 张素明

本来是要给朋友送些粽子的,结果支大姐打来电话说,她家连包带朋友送,堆了一大堆粽子,吃不了怕坏,让我过去取,盛情难却,没送反倒从大姐家拿回了好多粽子。粽子饱满地都快要撑破了,剥开一吃,丝丝香甜还沁着粽叶的清香,糯绵柔滑入口极是舒爽,心中也多了许多快意,仿佛看到大姐甜蜜而慈祥的笑。

不知为啥吃着吃着便又想起了母亲曾做过的凉糕。30多年了,再也没有吃过母亲做的凉糕,心中不免惆怅,几分思念线一样把我拽回到母亲为我们兄弟姐妹做凉糕的现场。

那时候物质极度匮乏,就连买点糯米(大同人称作江米)都是极不容易的事。凭票供应不说,量也少得可怜。母亲便用大同特有的黄米(黍米)来做,前半夜先把黄米冷水泡上,大红豇豆放锅里再稍加一点碱面开始糲。豇豆在水中翻滚着,我和妹妹负责拉风箱,“噼嗒,噼嗒”风箱有节奏地响着,火苗从锅口处蹿出,仿佛一条条红色的舌头。糲豆子并不用多长时间,豆子熟了即可。母亲把豆子从锅里捞出,放盆里晾着。再把买来的粽叶洗干净,找个大盆泡上。然后就是泡枣了,那个年代的红枣可没有现在的红枣个儿大,小小的,但极是紧致,先洗上几洗,温开水倒入,枣泡上了,前半夜的工作就算结束。饥饿时期的孩子,脑子里除了吃似乎并没有什么其它内容。整个夜便不安宁了,时不时看看天亮了没有,时不时看看盆里泡着的粽叶,再看看凉着的大红豇豆,再看看泡着的红枣,馋得不行了就赤屁股下地取上几颗,在被窝里偷着吃。夜便在这种不安分的心绪中焦急地度着,

## 黄米粽子

□ 郭宏旺

丰衣足食的今天,日子富裕生活美好。日子中的那些节日,我们一个也不少过,至于吃啥喝啥也不用再为之发愁。而节日的气氛我总觉得比不上曾经缺衣少食的岁月。难道是物以稀为贵?是得不到的或者勉强能得到的东西才更觉美好珍贵?有些道理。过端午了,老是想起粽子的那些事儿。

实际上,端午的糯米粽子才是正茬儿,黄米粽子就是个凑合、接茬儿。

物资匮乏物流闭塞的年代,塞北地区几乎是见不到什么糯米的,包粽子多用黄米。苇叶能买到也不算贵,至于捆粽子的马莲草,不用买,每年的夏秋季节,田畔路边到处有,一镰刀下去就是一大把,随便用。

小米来自谷子,黄米来自黍子。小米黄米都含糖,而黄米更具粘性更筋道,这正是做粽子所需要的。由于多数人家都没有糯米,我们又孤陋寡闻,所以我们一度认为,包粽子用的米当然就是黄米,不用黄米又能用什么?

母亲是一个极有仪式感的人。

二月初二,三月初三,四月八,五月初五,六月六……母亲一定会张罗一番,而张罗的一切尽是关于吃点什么。母亲什么节日对照什么风俗习惯,尽最大能力满足馋嘴孩子们的愿望,比如吃饺子、吃油炸糕、吃蒸莜面、吃粽子。民间好多节日的内涵,在寻常百姓家都会以

终于还是熬不住双眼皮的打架,一合眼便睡去了。天还没亮,母亲早已起床,黄米下锅,风箱又唱起了清晨的赞歌,依旧是那单调的“噼嗒、噼嗒”声,但此时听来竟是那般地动听悦耳,火苗依旧在锅边攒动,红红的像孩子们激动的脸颊。用不了多长时间,母亲麻利地把粽叶铺到桌子上,然后再把煮好的黄米、红枣、大红豇豆一层一层地次第铺开,最后再用粽叶盖上,上面压块案板,案板上再压石头加几块砖头。做好这些,母亲就上炕歇息了。

太阳费力地挤开云层,露出蛋黄一般的脸,一个崭新的端午来了。大人们依旧忙碌着洗脸刷牙,准备着上班前的事情,孩子们则早已按耐不住吃凉糕的欲望,围在摊放凉糕的桌子旁边。母亲笑盈盈地把压案板的石头砖头拿开,手起刀落,一块块方正正的凉糕便切了下来。“这是你爷爷的”“这是你爸爸的”“这是哥哥的”“这是姐姐的”“这是你的”“这是妹妹的”,最后剩下母亲的了,小小的一块,嘴大的人一口就能全吃掉。母亲还是笑盈盈的,仿佛吃下了全部的甜蜜。爷爷用胡萝卜熬的汤(灵丘人叫汤,大同人叫糖稀),用一个玻璃瓶装,母亲小心翼翼地给每个人倒上一勺。我们同样小心地接到凉糕上,薄薄地摊开,夹一筷子款款地送到嘴里,略带点胡萝卜味道的凉糕香气瞬间弥漫全口,清凉柔糯,还有粽叶的馨香即刻让大脑一片空白。哦,这可是全世界最美的味道啊!

凉糕在嘴里慢慢地翻腾,偶尔会用上牙下牙轻轻地咬一下,还是不舍下咽,再咬一下,就这样反反复复,凉糕便进了肚里。美味却永远地留了下来。

食物的形式来呈现,呈现得有理有据、顺理成章。

母亲在端午节前一天就泡了黄米,也泡了苇叶和马莲草带子。于是,屋里屋外就弥漫着清香。闻着这香味,竟然好像已嗅到了粽子的香甜。

母亲不论哪一个节日都很重视,绝不将就,可唯一不得不将就的,是庆祝节日时的那些食材档次上会打一些折扣,数量上也会。多年以后终于明白,母亲总念念不忘那些节日的原因之一,是因为这些节日给了她一个充分的理由和机会,让她的孩子们能好好地吃一顿,毕竟这样的机会和理由并不多,去实现它们的条件也不够好。

一个晚上忙着包粽子,姐姐打下手,母亲是主角儿,母亲啥事情都要亲手经办,就怕毛手毛脚的孩子们糟践了东西。湿漉漉苇叶子放这边,膨大后湿润润的黄米在那边,母亲从水缸旁边的缝隙中拉出那个铝制大饭盒,里边泡了珍贵无比的几把小红枣。饭盒藏在那里,只是为了不让贪嘴的弟弟看见。

听母亲说,她是当了母亲后才学的包粽子,因为那时的日子稍微好了一点。记忆中,我们一年才能吃一次粽子,母亲也是一年才包一次粽子,所以,母亲包粽子手生,她包的粽子不像如今市面上卖的那么小巧玲珑。母亲包的粽子个儿头十分大,一点儿不精致,不

30多年了,再也没吃到母亲做的凉糕了。母亲病了以后就再没有给我们做过凉糕,过端午节的时候,她只是会安顿我说:“要过端午了,买些粽子过节吧。”母亲说话的声音轻轻的淡淡的,像是说给时间。但我并没有理解她话里的所有内容,我真的不知道母亲再也没有了和家人们一起吃凉糕的时间,我也再也没有了亲手为母亲做一块凉糕的机会。有的只是母亲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吃下的那块极小的,还不够填满大嘴人一口的凉糕和母亲那张笑盈盈的脸。

哦,母亲在您的心中,能让孩子们吃上时令食品或许是您内心深处最大的满足,可我们什么都没有为您做过,什么都没来得及做!

“藤床纸帐朝眠起,说不尽、无佳思。沉香断续玉炉寒,伴我情怀如水。笛声三弄,梅心惊破,多少春情意。小风疏雨萧萧地,又催下、千行泪。吹箫人去玉楼空,肠断与谁同倚?一枝折得,人间天上,没个人堪寄。”虽然我知道这是一首表达爱情的词,但此时,唯有这里的一些语句才能表达我对母亲的思念之情,便不由自主地默默地吟诵着这首《孤雁儿》,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,好像一块凉糕就堵在我的喉管,咽不下去吐不出来。失去燕雀同伴的雁儿便是孤雁,失去母亲的孩子便是孤儿,“小风疏雨萧萧地,又催下、千行泪。”

母亲,寒泉可有端午?寒泉可有凉糕?寒泉可有粽子?如果有,您就在那里做上一些,大大吃上一块吧,自己慰劳慰劳自己,苦吃的太多了,一丝甜头也是万般蜜。如果没有,儿子这篇文章就是送给您的那一块凉糕,吃吧,趁那凉糕上的汤还没有完全化开。

过有一大优势,吃起来挡口,小孩子吃两个就饱了。何况,母亲包的粽子是按人头儿估算的呀。

如今人们包的粽子,买的粽子,里头红枣或者蜜枣放不少,一个角儿放一枚,中间还要塞一枚,毕竟枣多的粽子更甜更香味道更美。母亲手里的红枣不多,只会在粽子的一个角儿至多两个角儿埋下一枚红枣,中间处是万万不会有枣子的。枣子不论放多放少,煮好的粽子剥开,黄澄澄一大枚,总有一角会是光滑如脂的一片洒红,红得让孩子们垂涎。

粽子软糯,清香伴着一家人的欢声笑语溢满院子的各个角落。这是儿时端午节的标配。

好多年不吃黄米粽子了,吃得全是糯米粽子,连糯米都有好些个品种,枣子也是各种样子各种味道。再加上南北方交融,市面上各种馅料的粽子应有尽有,南来北往的人们都可满足需求。

物资匮乏的年月,多少人为了能够吃上野菜和窝头而发愁;多少人又因为能够得到一枚小小的糖果,或能够喝到一杯浓浓的红糖水而开心满足。而如今,我们丰衣足食,安居乐业,生活就如那芝麻开花节节高。

这盛世,如你所愿。

这话不论说给谁听,也不管由谁来说,都是满满的幸福与感恩。



## 这一天

□ 袁秀兰

风打开六月寄来的包裹  
哗啦啦,欢乐的种子  
扑进我们的心窝  
操场上小脚丫在奔跑  
沙坑里已垒起了  
一座座想象的城堡  
踮起脚尖挥挥小手  
变出漫天彩色的气球  
牵着我们的目光飘向蓝天  
老师和我们在一起  
阳光把游戏变来变去  
我们拉着老师的衣角  
扬起一张张笑脸  
跷跷板把歌声抛向云端  
这一天烦恼被丢得很远  
惊喜洒满校园

## 纸风筝

□ 林海平

我们的节日是彩虹色的  
书包里蹦出会唱歌的糖纸  
橡皮擦能抹掉所有阴天  
操场是倒扣的玻璃碗  
盛满阳光、蝉鸣  
和一只打翻的蜡笔盒  
绿的是奔跑的草地  
蓝的是踮脚的天空  
大人们总说“慢点长大”  
可我们偷偷把愿望  
系在纸风筝的尾巴上  
要长成会开花的树  
结出星星形状的果子  
再分给全世界  
今天连风都穿着蓬蓬裙  
旋转木马驮着童话  
一圈,又一圈……

## 儿童节

□ 胡全旺

追逐着蝴蝶的翅膀  
带着斑斓梦想  
朝着花开肆意奔跑  
街边、学校、乡间  
小鸟般欢乐跳跃,笑声飞扬  
课本在晨光里发芽  
撕下书页折成飞机放飞  
寄托着未来希望,玻璃珠  
弹出刹那,甩出七彩弧线  
抖落孩子多彩童年  
在麦浪翻滚的六月  
在糖纸包裹的每一天  
愿每张纯真的脸庞  
都洋溢着快乐和幸福